

凤台县志卷之十六

艺文 四

国朝

老姥掌游记

陈廷敬

上党南三百里有山曰方山又南十五里曰洞阳山又南十五里曰樊山上党地形高天下此山高出地上皆直下万仞由樊山则枝分条披状形奇诡巉峣而为峰窈窕而为壑崎岨而为峒峻嶒而为嵒崿嶒而为巘嶒而为峦嶒而为岫寥廓而为巖其又南则砥柱析城巖壁东複岭嶒而为岫寥廓而为巖其又南则砥柱析城巖壁东複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艺文

一

峭竦如楼蝶嵯峨如塘隍如玦如环缭绕数百里其中长川夹岸若断若连如海波敛而岛屿出如江潮平而洲渚生村居静深关扃奥閤盖陟樊山之巔皆见焉余家樊溪东溪在山之南开门见山测以圭景南北相峙不失杪忽则仰观夫樊山之为状也如仙卿冠带而立其上又如鲸张鳞如凤舒翼委蛇而下而其东则如巨灵奋臂隐然信其指爪上扞太清下挥空曲有曰老姥掌者向所谓峰焉而巉峣壑焉而窈窕峒焉而崎岨嵒焉而峻嶒巘焉而巘巘峦焉而嶒嶒岫焉而岭嶒巖焉而寥廓数十里之内联

嵐亘暉俯可搏擷如置諸掌昔以掌名肖其形矣信異境
矣哉其下則古松流水渺然非復人間余時游而樂之蓋
嘗數宿而不能去也夫去山數十里而近而峰壑巖巒之
美已如此况所云數百里者吾虽未能尽游焉而已坐挹
河山之胜他日虽得尽游其处亦何以加於此乐也与

体仁书院托

陈廷敬

泽州书院始宋宗丞伯淳程先生先生以治平四年由上
元簿为晋城令晋城今州治也先生道大德尊光被天壤
至其所以为晋城者当五季迭乱金革创残之餘礼乐诗

书絃诵之习久而未兴先生多设乡校择秀异之民群萃
类居教之以学亲至其处为正句读晰文义使知入德之
方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道熙丰中士之僦者连收科目
而人俗以厚魁杰忠廉守节善道敦行而文者往往介出
其间迄於今风行泽流闻而兴起德化之盛犹有存焉其
诸乡校之设最近治者故在城北之外此书院之所自昉
也然今则平塋遗墟旧迹亦泯然尽矣前明州守王君建
文昌书院於张公祠之左其后鹺使杨君更其名体仁书
院曰此先贤过化存神之地也檄州守徐君涖厥事祠先

生於中以伊川先生並張邵朱呂七先生左右列而配焉
謂祠为先生专设也未及百年墻屋圯傾蔓草寒烟荒廢
不治先賢木主崩剝漫漶不可辨識康熙壬申之冬灤水
仝君來守是邦閱明年治和人安景先賢之遺烈修祀事
祠下忼然興嘆作而新之捐俸解金以勸其邦之士夫不
勞民功而役者子來旬月之間聿新鼎構而俎豆絃歌讲
肄之地有如曩昔既訖功君命余記之余惟昔者先生之
教有學有祀禮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又凡學
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鄭氏注云先聖周公若

孔子先師如漢禮高堂生樂制氏詩毛公書伏生古者建
立學校未嘗不以祀为重事蓋有學有祀先王之教也然
當其時自國學至校序庠之多學莫不有定制而祀無適
主意古者堯舜禹湯諸聖人或以为聖或以为師皆其必
祀於學者今不可考則亦不敢臆論矣故康成以謂周公
若孔子者非斷詞也而先師則因其時之所尊者而祀之
故鄭氏又以謂如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大司樂凡
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为樂祖祭於瞽宗是以記又
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夫天子視學於

成均则祀先贤於西学者所谓祭於瞽宗也春秋战国乱世犹有圣贤为之师秦汉时犹有专门为之师皆祀於学汉高帝过鲁祠孔子明帝行乡饮於学校祀圣师周公孔子犹未知所以独尊孔子之义也魏祀孔子於辟雍以颜渊配历晋宋齐梁陈隋皆以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唐武德中释奠於太学以周公为先圣孔子配焉房元龄建议升孔子为先圣以颜子配焉高宗永徽中复改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颜回左邱明从祀太尉长孙无忌校正云汉魏以来颜回夫子互作先师宣父周公迭为先圣贞

观之末正孔子为先圣以众儒为先师依礼经之明文酌康成之奥说由是以来先圣先师之论稍稍定焉后世州县之学庙祀孔子以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列於庙堂之上庶几得古者祀先圣先师之意矣余间尝窃有议焉后世言释奠者本礼记今之庙祀孔子於学是已言先师者虽本郑氏而未尽其义焉称孔子曰至圣先师则是先圣先贤师並为一人揆之礼经是为未尽其义也虽以颜曾思孟四子者犹不得谓之师则是如高堂制氏毛公伏生之流反得谓之师耶高堂生制氏毛公伏生之流经师也非

人师也而顾谓为师若宋濂洛关闽诸子者非所谓人师也与哉今以颜曾思孟不得谓之师而谓之先贤而欲进濂洛关闽诸子者而谓为师势有所不能然则礼经之义郑氏之说将遂不明於天下矣乎濂洛关闽诸子者不得谓之师谓为先贤无疑也诸子者即不敢以孔子较然继四子之后以明孔子之道者非诸子莫敢望焉孔子之或为先圣或为先师历千百年而始有定论然则后或十百年或千百年安知诸子之贤不得与四子者並而列於庙堂之上也哉苟使诸子者並四子而列於庙堂之上将无

近於古者釋奠於其先师之意与亦庶几其祭於瞽宗之礼也今夫儒学犹古之所谓学也文庙犹古之所谓祀也今之书院犹今之学也先贤之祠犹今之祀也体仁书院为先生而立祠先生於其中並有合於先生之教有学有祀之义然则是举也庸詎可已耶而余谓先生之祀当列於庙堂之上援据孔子或为圣或为师历千百年而始定以见圣贤之道久而益尊如先生者既以其特祠为有合於礼而又致望於后之知尊先生之道者故为是说以告之若夫邦君之德政吾不敢以谀诸生之学业吾不敢以

规有先生言语行事在焉勉其不逮而无失其已能者是邦君之德政也夫是诸生之学业也夫

与刘提学书

陈廷敬

某昔者备员国学尝获同事辱执事相推重之雅惟是以尚廉耻矜名节者谬自砥砺以求副执事之所称许则切劘以相成就不敢忘执事之功其后执事在列曹自非朝会公见无因相接则执事自待以待不肖者又出寻常交际之外非近今人情所能及以此愈益思仰钦服客岁跌奔子舍闻执事拜督学之命苦击馀生窃幸

圣天子为多士得人而輓近学校之颓风官方之积习可以厘正而革除也泽州晋之南鄙地僻远而某居阳城山中学使者措施不易得闻见顷知己蒞河东将有敝邑之役敢布所怀於下执事幸留意焉当泽州盛时州试童子可二千人上之学使者千有馀人州所隶县如阳城试童子可千馀人州再试之上之学使者亦六七百人其三县高平陵川沁水悉号为最盛今泽州应童子试者不过二百人阳城四五十人阳城如此三县可知矣一州如此天下可知矣学校者人材之藪渊人材者国家之楨干而一

且衰落如此是可叹也今

天子方响用儒术侧席而求天下之士而士风凋丧上有
典学之

圣君下鲜挟书之秀士此其故亦何可不为之深长思耶
且今天下之士尽聪明才智之人也既已离去诗书又无
恒产弱者不免为饥寒流离之人其强者不能保其不为
顽梗难化之辈 国家留意教化屡下

诏旨而人不知书先自绝其教化之原是又其相谬违者
也凡若此者其患始於进额之太少其弊成於请托货赂

之公行今进学额数人耳而富贵有力之家辄攘之去单
寒之子淹抑坐叹白首无聊或至改业身为工贾苟且自
活罔顾礼义所关民风岂其细故则亦岂非吾士大夫之
自有以致是哉尤可悲者今天下在学生徒寥寥焉减昔
十之八九矣司文者既不以教养为心又从而摧辱之剥
削之其谓之保等者取其贄保其不出三等者也今最甚
者其始故置劣等扬言於外不肖州县学官为之通关说
贿而后置之三等谓之拔等拔等之事惨不可言前此诸
公多有行之者执事清严公正万万无此事诚虑有意外

请托或指名招摇者若不慎其端而绝其流终恐为清名盛德之累而於官方学校两失之也其於昔者砥行立名之意岂不大相径庭也哉伏望驻节之次严飭官属凡有前项旧弊痛加扫除至於矢公矢慎务拔真才则执事自有鉴别无俟琐瀆清听顾自念行能无似自襄先淑人葬事庐居塋阡即家事亦皆屏绝恒惧获罪名教不敢以一字通州府犯礼经不语之戒而独念此一事在

朝廷不啻三令五申而建言者亦尝连章累牍举世所嫉而贪昧之风究未衰止每见覆辙相寻奚忍不一为告语

是以茫茫然忘其言之愚狂以至於此也伏惟执事大破情面力革陋规不胜祝愿至於尽言招尤自取悔辱实不敢苟避惟冀照察不宣

陟屺楼记

陈廷敬

余每读诗至陟屺而怆然流涕也余弱冠通籍居於外五年谒告归省覲吾母间谓余曰吾念汝每当风雨晦茫茫茫远道兀然室中尤欲断肠余时忆母言益比之陟岵之辞何其悲也居三年复出出十三年不得返遂至於大故嗟乎痛哉方吾母之为此言也母逾四十余年尚未及壮

而其言之悲已如此及后十三年以来母年渐就衰余亦齿髮日益变此十三年计首尾五六千日其间天时之晏温而无风雨者几何日晦蒙而茫茫者不知其经几千百朝昏也则母之念子其悲又当何如也而吾不及闻吾母之言矣盖诗所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古之孝子仁人设为母念已之辞而先以自道其登山望母之意古人有言远望可以当归诗人之意盖言旷然高望而远怀虽不得见吾亲犹尚可以舒其怀思而散其鬱积也若吾母之言晦蒙而茫茫兀然而断肠者其可悲不又有过於诗人

之所言者欤故虽古之孝子仁人善言其思母之情终不若母自道其思子之言其情为尤悲也然则天下人子之念其亲又有逾於为人亲者之念其子之可悲耶吾谓天下有慈亲而难言孝子也近冢墓西南有土楼三楹余居墓侧时来憩於此思十三年望母而不得见登兹楼也吾亲舍在焉追忆吾母曩时之言而叹诗人之所不及且又自恨有慈母而吾不得为孝子也然犹名之陟岵者志吾之臬也

泽州西北隅可寒山者涧谷幽窅流泉出焉其间有寺曰
乾明唐天祐十四年剏修由是迄明代加葺理今则栋折
椽崩风日穿漏圆像颠坠僧徒散奔余过而慨焉昔郡人
裴公騫碑记寺故唐末避兵地也隶泽晋城县建兴乡砂
城里七干管义兴邑都维那刘绍辈居之二十馀年兵定
即其处兴造台殿以报佛恩考天祐前二十年所则僖昭
之际也戈鋌蠡湧祸乱丛生宦者强藩煽灾肆虐昭义一
军孤悬域外而梁晋纷纷夹河争战及其后也汴人夹寨
之营马牢之战烽烟所届遗垒甯墟近在耕垄室家妇子

何得一晌安眠所谓避兵而兵定者亦聊尔其言而已耳
不知当时锋镝馀魂朝梁暮晋其何以为生也且又安得
此馀闲出其物资以事营建与迄於今千有馀年抚其遗
迹感兴废之无端忽须臾而往古世运屡变陵谷依然此
邦之人生齿繁兴耕食凿饮太平无事之时而溯洄上世
念先祖栖草莱庇风雨恟惧掉眩於兵革斗乱之间者岂
不以此为极乐净土而彼为鬼国灰场此为瑞日祥云和
风甘澍而彼为刀塗血路热铁鑊汤也哉然昔也当彼原
野萧条白骨如莽之日犹能斩荒刈秽飞楼涌阁变现於

空无而今日者蒙业而居优游於化日光天之下曾不能以财施法而补弊修坠使成迹旧观泯焉沦替将复为荒榛衰草童山頽谷也其亦可悲悯而愧慙也夫余里居之始僧来告曰环山前后而居者无虞数十村落长者耆艾有德之士率其子弟炷香作礼发愿重修思得居士一言以为之劝其时比岁旱凶民艰於食余不敢遽为词以请也兹年穀小登春雨频降僧复来促居士不言将沮众念余不复能辞因略叙其兴造之时代而致叹於始作之易善继之难诸父老子弟果有意於斯乎固不必以余言为

劝窃惧其以余言之不达於辞而沮也吾父老子弟择可而行之毋毀前模毋飾后观量力称心毋拂毋怠以底厥成有永其休其尚善图之哉

樊山射虎记

陈廷敬

樊山上有虎自吾居山中避去数月已又复来有迹可视猎夫且伏弩射之或曰虎有知能避伏弩或曰虎非有知也阡东五里外农家有牛晨出暮归则喘汗且卧农察其状有异晨尾牛之野见虎来与之斗虎不胜而逸明日农缚刃牛角而纵之虎中角刃立死农剥虎张虎皮於石

明日牛视之以为虎也复与斗角触石牛亦死虎夜骑人屋明日人穴其所骑处虎夜复来则下其一蹄穴中人以铁钩引虎蹄而缢以巨室乘屋击虎虎毙人燃火炙虎蹄蹄收缩知其佯毙也遂复乘屋大击之虎乃死老妇人携其二子遇虎於道妇人被虎啣大儿搏虎不胜小儿以马箠中虎睛虎痛摩其眼妇人与两儿得脱去虎痛定追上山山上人转石压虎虎死余在山中所见闻如此虎卒不胜人盖徒以其气力爪牙异於百兽耳非果有知也今有貌人而虎行者岂得谓为无知也哉然鲜有虎行而能日果伏弩射杀二虎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十二

记女奴景氏事

陈廷敬

女奴景赘夫柴乙皆从予京师乙病景輿以归及家而乙死既瘞景时节哭瘞所虎衔豕来熟睨景景哭极哀不见虎樵人遥见呼景景近虎尺许卒不伤也其家诸柴数逼景嫁不从朝夕虐酷之居二年人或益不堪谓当以告吾家景曰吾居主家久主尝不预外人事吾柴氏人岂以吾事累主耶诸柴愈淘淘环伺将夺之景乘夜奔诉之县道

遇虎当路景超过虎傍虎卧如故景抵邑门坐守至天明
门开趋县庭号诉县令哀其情召诸柴数而箠之后令行
案境中景遮道诉又数而箠之愈箠虐愈惨景非死无所
之矣乃念乙死时言主家遇我厚我死终不能报主恩甚
恨之景於是提携其九岁女六岁男泣涕匍匐乞食野宿
走京师行五阅月而达计程二千里中多峻山大水水潦
秋方盛深及腰腹以上景凡涉水则先负一儿抵岸再返
负其一女日数涉涉几死者数矣盖其艰如此至之日家
人以告予询之言历历感其事不禁泫然泣下左右观者

无不皆泣女奴微者耳名义所不责而能卓然自立使人
感动如此此岂非出於其至性者耶夫士大夫之行其大
於此不可为量数而能如景之出万死一生而不变者谁
哉或曰景习於主家盖道谊所薰染也夫士大夫岂无载
籍师友耶而忠孝节烈之行往往存於椎鲁仆婢至义足
以驯猛兽诚足以济生死百世之下将有闻而兴起者岂
以其微显异哉故传其事庸以告天下之为士君子者

重修双林寺记

苗胙土

環澤皆山而东南为特秀矗兀千峰竞插天际中穿一水

盤迴殆百餘里河內陡立一石峰峭壁孤舉約五百尺而崇水遶四周名曰九仙台相傳爲唐世九道流服鍊於上后皆仙去因以名台余習靜於茲每於日暘月朗時陟其絕巔振衣瞪目指顧村疇如碁布然云山腹星挂簷边恍身在琼霄呼吸可通帝坐回視數十年纏鎖風塵於是別作一觀矣时而杖策尋幽偏覓烟霞於山穷水尽处山之西十里有双林寺爲六朝時古刹余恒往从諸衲子披襟亂流边纵谈雨晴耕耨暨世外事片时为爽寺居建福里山表粵考石碣創於唐天宝間其弥陀殿戶部郎中秦居

士禪師孔宣建也其大雄后殿及雨庑正統辛亥禪師灵興灵寿建也前殿毗卢法像及傍殿古佛梵士如喜募成也尔日复事庄严金碧丹堊四顾陆离历千餘年祇园再见盖西方圣人恒以象教深山野老式有同心余不谓作此功德便可成果招祥消孽然钟磬既鸣梵声斯和仰瞻起敬俯首皈依於斯际也以视金戈铁马挥刃传钲其景色情事为何如哉噫嘻二十年来烟塵四合羽书旁午师中长子固怆解甲之无时草莽孤臣亦愤多艰之维棘孰与夫一衲清风数编贝叶之为愈耶吾於小雅都人士之

篇不能不三复云是役也问谁劝募则寺僧悟住悟宁辈也问谁捐貲经理则耆旧王思现王国泰赵均有诸善人也肇於崇正辛巳落成於壬午之嘉平月各列以纪之

贺冀南道王少参平徇奏捷序

苗胙土

上党高都据太行之巔北控燕云南俯梁豫□为隩区山陬下民力食嗤嗤不闻金戈铁马之声踰二百年则我有明内顺外威之福未艾耳比年以来边境弗靖莲妖蜂起於徐兗土酋豕突於西南加以闽越海寇关陕流氛久稽天讨桑麻困於转输畚鍤变为戈戟脊脊之象几徧天下

晋以僻在一隅犹属安枕则晋之幸也不意水峪一区乘偃武之餘潜滋伏莽水峪固泽四境之内版图也远隔峰峦界分梁晋蜿蜒千馀里有山巉峭有水渟泓中惟鸟道纡迴而入一夫荷戈莫可谁何即蜀之阴平云栈当不是过徇寇乃凭作员嶠之虎师近交远攻之故智以愚下民下民利而安之殆燕雀处堂豺狼张吻之势乎而下民不悟且有奸宄为之占风持局泽将岌岌先是有事地方者率抵掌及此徒以机缘未偶遵养有待亦以若辈逆形未大著也迺者赤丸日探白挺公行秣马招亡寢谋犯顺士

民忧之适东海王公以筹餉成劳蜚声粉署庚午秋晋地多虞特简治兵上党遂力持盪寇之议仗剑临戎广諏群策军前诸务手自画决而才锋犀利尤在饶为所部将吏无敢缩朒者然徵镇卫步兵於泽潞不能复如昔之为诸道最即韎韜之长亦仅肉食一问军容黯然无色公姑置之决策招来首泽郡之义勇次高阳陵沁之丁壮次上党诸邑之选士以至河北精锐少林梵子旬日有众数千会中州直指使亦疏言於朝有旨犄角嵩雒毛兵因间道涉太行公迺分部将吏直捣贼墟屡战皆捷焚其巢贼溃入

山复断汲道贼益窘乞降不许夜闻贼营哭声相继比晓诸军竞进群醜悉平计辛未春三月丙寅誓师夏四月甲辰凯旋仅二旬有六日耳所斩获近三百人士民大悦然某於是而益诧公之伟业也彼拄笏西山尊觚结思者姑无论已即留侯借前席之筹晋公驰雪夜之骑九地九天莫可揣疑千櫜以来芬人齿颊亦惟是定策帷幄师武臣力与敌争衡迺以文墨之士身擐甲冑与士卒同甘苦竟士戴而功成岂不尚哉昔虞诩讨朝歌募兵弗拘一途卒成大业公用兵想亦犹是而人无固志餉无夙储独以区

区忠义殫心激发饱腾之具诸烦调剂有倍难於虞诩所
为者然后知公之用物必宏今日事其绪餘耳且功成之
日恬如穆如不矜不伐其所谓劳谦君子非与圣明在御
方综核名实庙堂宣捷必显擢公以竟其盪寇之略而泽
人之食公德愿尸祝公者将与行山偕高丹水偕长宁有
歎乎予据事直书用备秉椽笔者采择至下里之音固知
无足为公重云

重修回车岭文庙序

马鸣珮

泽州取旧获泽名古上党之高都县也太行在其南峰峦

东西斜亘不等总名太行而天井关上岭云回车辙迹尚
存相传夫子适晋自此旋辕建有大殿两庑櫺星戟门碑
碣俱存鉅丽炫观冠盖士庶过者咸竦入礼而低徊焉予
备兵汾阳响往之而未暇督师宣大复滯於边关诘戎之
务甲午冬得两江简命乙未仲冬於迈受事先斋三日历
岭登关乃成礼於庙一阶下而偏目殿庑栋楹依然碧瓦
零落繚垣倾圯丹青不焕俎豆无光为之三叹夫晋中经
流氛之纵横再经逆师之风鹤而庙貌岿然如鲁灵光谓
非先师之灵歎庀材鳩工而聿新之虽各郡邑有春秋二

仲上丁应急之祀此祀屬於澤即關於府於藩臬諸監司捐金而倡率之予当在先是用簡諸同心共釀多貲州守孙丕承及高平知县范绳祖等四县夙夜靡遑克集厥事凡六阅月告成且请言勒之石子曰即曲阜宅立庙自鲁哀公始立庙京师自梁天监始郡学各立庙自北齐始州县学皆立庙自唐贞观始遵独祀配享之制易为先师木其主自明洪武嘉靖始而岭上庙则始於唐贞元九年知州皇甫琰相承增修有人今能复旧观高踞太行之上为天下郡州邑之望同志之功詎可泯乎夫至圣无以加子

輿氏云自生民以来未有此语他赞颂语当废而司马太史立为世家以布衣而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言六艺者必折衷焉韩昌黎处州碑文云自天子郡邑有司通得祠惟社稷与孔子为然而社主土稷主穀句龙与弃又其佐享位不屋而坛岂如用王者事巍然当坐配以群贤天子北面跪享进退诚敬礼如亲子弟者今称先师更尊於帝王而岭之庙又在国学郡州邑之外庙貌之盛与祀事之烈不更著欤天下大千三而太行独为北干虽居晋地而首秦跨豫盘礴於燕崑崎於三韩连斗杓以临南极向明

之所治也巽离之所以由生也兹祀与曲阜之林相望秦燕豫鲁之文运率於是司翁辟焉我朝定鼎御极以来首重释奠丕承文学内而胄子外而茂才之兴亦既彬彬郁郁矣予以兹庙之隆所助不渺也虽临河而返适晋未果子夏之教行西河亦所过而化所存则神之验也至於岁祀则泽之有司即可以此言登於碑顺治十二年乙未马鸣珮记

回车庙碑记

孔衍璠

璠以樗栌匪材籍 圣祖遗辉谬备太子少师袭封衍圣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艺文

十九

公大宗主举事之员督理林庙家务缘迹来圣裔每多假冒奉委前往北直河南山西等处清查以防诈伪以免遗累於康熙己未春三月由中州陟太行过天井关见有我圣祖庙在焉下车瞻拜考周敬王二十七年适鲁哀公二年也赵简子使使聘夫子将如晋及河闻窞鸣牋舜华见杀乃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邱之不济此命也且邱闻之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其郊竭泽涸鱼则蛟龙不处其渊履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其邑何也恶伤其类也鸟兽之於不义尚知避之而况於人乎遂迴车而旋之卫还息

於陬作陬操以哀之后人因夫子於此迴车故於此立庙
春秋二仲致奠一如郡县礼庙庭有前给事陈公棐所撰
碑记盖汉时夫子十九代孙孔昱建也孔昱字元世东汉
人遭党事禁锢迨灵帝即位建宁二年征拜议郎补洛阳
令思夫子有临河之叹为之立庙於太行天井关亦犹刘
累迁鲁立尧祠於山东云尔历传至五代北魏太和元年
夫子二十八代孙孔灵度请於野王令范众爱刺史咸阳
公高允表闻立碑其事见於酈道元水经注由此以观则
是天井关夫子迴车庙创之者有人嗣而葺之者亦有人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二十

也唐时夫子三十八代孙孔戡字君胜始进士及第官大
理寺评事值卢从史镇泽潞辟为书记从史寢骄与王承
宗田绪阴相结欲效河朔事以固其位戡极諫以为不可
致忤从史岁馀谢病归洛阳及李吉甫镇扬州召为宾佐
从史知之上疏论列请行贬逐宪宗不得已授卫尉丞分
司洛阳后遂就近迁居山右卜筑天井关夫子庙侧以奉
蒸尝迄今泽之孔氏半出阙里之派有由然也我 圣祖
金声玉振之徽随在深人仰止而尼山一脉支分不独在
东鲁矣於是登车抵郡凡属玉书继体一一澄清如孔闻

传孔衍珍等户虽隔川原实同世系俱汇册移送本州存照不列名者即系假冒不得仍前混淆以致真伪莫辨又念我 圣祖既於天井关立庙荐享历有年所承祀岂可无人复於本族择威仪娴雅孔兴铎给圣府劄为迴车庙奉祀生员因备述颠末俾镌之石以传不朽云康熙二十年辛酉刻石

天井关迴辙书院劄 附

孔衍晦

国朝康熙二十四年孔衍珍清出捐地三十二亩生员孔兴铎管收供用康熙五十三年衍圣公咨明山西督抚劄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艺文

二一

委候补尼山书院学录孔兴鑑专管迴辙书院祀典事原委劄太子少师袭封衍圣公府为给劄委署照得 至圣迴辙书院缺员专奉祀典今选得寄居泽州候补尼山书院学录孔兴鑑谨慎端方堪为主祀合行给劄为此劄付孔兴鑑照劄事理即便承奉迴辙书院祀事毋得废弛有负本府委用至意须至劄付者

答泽守官公祖

毕振姬

夫民亢吏而为奸邪盗乱者惟兵与旱奸邪盗乱法死吏本执有法法行而奸邪盗乱不止者兵旱吏无如之何惟

礼可以已之礼顺父母敬长上非独形势不得为非也制其神明者然也天下苦兵事老祖台治所晏然不幸数十百里之旱蔬糠粃畜牧不能当其一刈获未终有鬻子女者所属偷生之民背父母胁长上嬉戏思乱苟以穀贱为乐是乐祸反侧子不治生也开口游食也拥高貲蹠货也逸居壽张掠夺也此辈孰非奸邪盗乱乎至於车马之往来耕稼之早晚子母之轻重强窃之起减民未有知而乐祸致早无礼故也法行则奸邪盗乱不生礼立则法行礼或薄而长伪赭道路讲孝经与兵旱之甚者吏以言不

以誠也聞老祖台求雨得坛下水深盈尺城外浥尘而止至誠之所感有然平日以礼自謹无事不可告天旱久故忧民之深非以塗民之耳目而俗吏之为张子肇曝诵祷雨文声泪俱下中无逆天地欺君亲漫妻子不可语者三足鼎覆白茅沛然周云之龙苾辽巢溲泮而为雨神明知之矣此以诚感彼以诚应汉诏吏莫之省忧忧时救旱礼存故也然其所以备早者未举又将至矣书洪范僭则恒陽春秋繁露水干土则大旱黄帝占日月中三足鸟见旱赤地天地至诚之道民愚以为肥螭两身旱魃四月真能

封江烂石从事於伪於时灵山祀镇河伯祀水应上公祀
人土龙祀类祀事修而卒不雨於时县子徙市左邱明劝
分公羊高大云董仲舒开北门法皆表里经传卒亦不雨
奸邪盗乱之民关其说乃谋焚巫暴尪掠食有穀之家以
为乐是以乐祸之心致旱也可以礼谕不可以法绳旱前
风多逆此礼失也书曰巫风淫风不趋於乱风不止民无
礼故风暴旱后霜太早此法敝也春秋陨霜不杀草曰可
杀陨霜杀菽曰不可杀弥望晚田可怜萎土吏无法故霜
繁早已过而不及救祖台忧民之深求为备旱而已矣元

光四将军出塞本始五将军用兵建安按反者妻子建兴
杀军吏不平皆旱当时吏不为忧汲长儒发公廩武帝不
谓矫诏以诚感也洪皓之割留近之锤由诘崔琰缓急民
将安仰焉欲徙市必贬仓欲劝分必收责欲大云必下牲
欲开北门必省冤趋民种麦止许半年之食有以禁民之
盗乱宽民贯贷偿以来岁之丰有以制民之奸邪酒醪糜
穀者众婚丧务啻禁酿则无游食牺牲害农者蕃蜡酺用
俭谨祀则无譸张穀贱劝民积贮誓不括私粟异曰高貲
不闭余人散劝民收养示不追亡子目前反侧得自安哀

公问孔子曰旱如之何凶年乘弩马力役不兴祭祀不县
圣人礼以谕民也如此礼大濩飨先妣虽妇人知桑林之
旱析城古桑林宋史宝元庆历之间祷雨辄应为宫中数
曰不食吏不敢荒也宣和遗王黼降香久之不雨吏不诚
而民去之无惑也近世聚优男女杂坐堕珥遗簪演剧宣
卷民叫嚣无日夜酗饮腥臊之气彻天徒使轻民藉交罢
民犯禁奸邪盗乱所由起其致旱也审矣尸子传汤之救
旱絃歌鼓舞者禁之圣人法以绳民也如此如此者诚矣
以忧民之忧忧可及止也一吏之忧不足以胜数千万人

之乐而群吏不诚之忧遂无以先数千万人之忧晋魏宋
元濩泽奸邪盗乱皆起於兵旱长吏不为之隄防迨溃决
不可收忧方大耳币玉皆早备留以祈年治弟犬马齿不
足数对使完赵先是入泽不敢扫公门为念父老子弟杞
人忧不忍置因以诚感祖台记恩附稟

龙华寺涅槃和尚月空大师塔院记 白允谦

和尚楚人俗姓黄氏髫年祝髮遍参禅窟义林最后礼大
慧法师於京师愍忠寺受具戒通涅槃大旨贤士大夫多
与结纳所至辄兴土木造瞿昙诸像以接引四方赤髭白

足之侶而於涿鹿高都兩地岿然建梵刹益宏麗故无不
知和尚者嘗休夏太行山值大旱三月不雨和尚偏然肢
體一晝夜不飲食已而大雨霑足又於崗頭普濟古殿率
緇白數百人建設清醮忽觀音大士位从殿中騰出眾皆
輟誦竟觀俄而殿崩无一被伤者居恒着布縷衲衣持佛
頂心陀羅尼遠迹病者傾誠拜禱或書神咒或与破縷焚
灰飲之立瘥順治十七年登五台山修无遮會及禮文殊
塔膜拜未畢寶光万道竟日不灭觀者咸以为神寻入都
繞大慧法師塔既卓錫於涿鹿指淨土为息肩地前后供

施數十百万悉以崇飾殿宇穷極雕绘而方丈匡牀靜慮
自得貴臣盛族皆所依慕荐金宝日有千數王公輿台皆
以誠接议者以为成就常不轻行者惟和尚而已康熙四
年四月十五日自知时当灭度命徒众薙髮浴體索筆大
书曰今日百十五年灵光自来无染铁牛跃过星罗撞破
空中磨盘偈毕西向右肋而逝於是年建塔涿鹿以归骸
骨名曰重光而高都弟子真悟等克荷先业大惧徽猷异
地湮没介比邱天然观圓徵记於余余素不解佛法然曩
於高都瞻近法像心雅重之昔洪渠张子少喜浮屠学以

识佛教之广大中复反求吾道以得其精实率为理学名儒彼夫高谈虚寂邀求福利者皆学释而失之者而非释之端使然也今真悟等以其师之行能开山演法日新月盛像而祠之余故学儒释本较郭郭使景仰和尚者皆能以儒通释以免昌黎大颠往来之疑则释教当未可尽汰也是为记

泽州大阳小析山取水记

都广祚

取水之举为甘泽计昔七年之旱商祖成汤实为民请命焉大阳旧有汤王庙镇人祈报之所析城之桑林古圣王

之遗迹也由析城而东有小析山下有池三名嘉润池其析城之支派抑圣王之德泽所遗耶汤庙巍然在望晋豫人多取水於此历世以来嗣为故典其取水之法以人得乡望者主之往取以金鼓旌旗导引诣庙伏堂阶祝之又於池畔祝之投金纸於池中有异徵焉池水汲凡四瓶一曰水官一曰顺序一曰润泽一曰甘霖仍金鼓旌旗导旋敬祭於本镇之庙捧四瓶供神前修祀事者三日仲春开瓶顺其长养孟冬封瓶法其收藏咸修秩祀次年之复取也祝池滨计水还之池复取水贮之瓶迄今循例行之盖

圣王之泽万世不竭山下甘源是坤灵与泽气孕结而流通也春之祝也以迓神庥秋之祭也以报神德声灵濯濯入庙如在水滨如在岂与夫祀典外溢举非常纷倖华竞者可同日语哉康熙十九年暮春日记

香炉山创建普同塔碑记

成周佐

范绩作神灭论谓不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此不通之说也夫刀顽物也神灵物也利因刀而有神非因形而生者也利因刀而后有故亦与刀而俱亡神非因形而后生故不与形而俱灭也未水氏曰天地有坏虚空不

坏天地滯於形气也虚空不滯於形气也形犹之乎天地也神犹之乎虚空也香炉山夙有野梵年陈日即於败有明怀宗九年空和尚爰宅於兹备历兵凶茹荼如一日百废俱振於寺之东阿剎建普塔以瘞蛻体工竣而和尚与其徒问记於余余曰嗟乎和尚其识神存之道者乎天地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理亦赋焉理之说吾儒所谓性释与老所谓神也夫神附形后而立於形先合於形内而超於形表故火能焦形不能焦其神焦其形正留其神也普同之设其存神之所也故曰其形在也心如死

灰寂灭也其形焚也心如宿火寂感也凡百骷髏由今兹以迄千万斯年悉作存存观已是为记

重修泽州文庙序

官于宣

文者治象也教者文德也故讼狱之气繁则国多兵彝伦之教衰则人易乱欲弭兵必自省刑始欲偃武必自修文始虽一时之政教而一方之治乱基焉余以渠令来守泽芻牧自厌或者日守令之官得以亲民课士昔人恒乐为之余既下车凡百惟以无事为福不染为心故公堂听政自朝至於日未昃已无餘牍每於退食之暇进诸生童子

而校之论文樽酒尝识拔尤时广文先生适以读礼去官学宪命余兼其事余乃与诸生日益亲爰稽州志本州文庙为明代洪武初年刺史李公详重建既凡数修修而复敝其为櫺星门栋压将崩其中大殿两庑时渗漏不蔽风雨其后明伦堂亦朴略不饰余不揣独任其事鸠工告成凡六阅月而罢虽未敢云建立然庙貌一新规模宏远矣乃或者又曰王事孔棘四郊多垒获泽何暇及此余乃作而言曰客岁军兴已踰一载凡遭乱之地与夫王师经临之处备乃糗粮峙乃芻菱荒其畬火其居凡此士民妇

子室家慘然不乐而泽僻处太行父老子弟至今未见兵革不可谓非大幸也为长吏者际四达之冲羽书百餘封稍迟其限罪至贬削方且夜以继日与健儿牛马相追逐余虽欲与多士登讲堂祭先圣先贤以优游於此日岂可得哉彼也转餉击鑣而此鼓篋释菜彼也学宫鞠草而此城郭雅歌盖天心之厚泽人而泽人之型仁讲让行善向化惟日孳孳以永享天心者当不待余之家谕而户晓也余以刑官奉檄得两亲民社兹不得以刑治泽窃欲广教化以美风俗去刑者即以去兵也絃诵者治世之音所以

止乱也诗曰在泮献功在泮献馘用武以文也太牢以祀之樽俎以折之礼以为国儒可却敌也余之乘此时修兹庙也正欲以诗书道德之气静四方戎马锋以至圣在庙之灵祈城池社稷之福也尔都人士其勿以予为迂也已抑更有说焉泽俗尚鬼神崇报赛僧寺道舍朴斲丹雘淫祀无福余独向泮宫加之意焉兴文教尤所以正人心也质与於督修者僉曰然乃选石而树之

重修泽州城楼碑记

王廷扬

泽州三晋之门户也城楼屹然雄峙始与太行形胜相称

岁月淹久因循倾敝郡牧佟公来知吾州未及期年以他
事罢误当别补州之士庶攀辕卧辙奔控当事 题请复
任今七载於兹爱怜赤子视昔倍笃其兴作诸役不以丝
毫累吾民因下令曰城不葺无以守险楼不立无以壮观
自捐俸三百金付董事者鳩工庀材推公之志若将引为
已任也余与亲旧辈二十餘人共谋曰一州之城楼贤父
母上不欲费公帑下不欲动民力劳心苦志如此而吾辈
不共为勉力非义也遂争自书名於簿计银三千四百两
公复捐二百两工始於康熙五十七年孟夏未周一载而

城楼屹然敌楼敌台东西南三门外之月城一一修举缘
城女墙马道废者以复疏池扞堤引山水下流岸栽杨柳
中种芙蕖计其餘资遂平治通城道路工既竣属余为记
余因志其岁月其官师及董事捐金者例得备书

创修五龙山水簾洞石殿庙宇记

陈壮履

郡西四十五里有山曰洞阳由洞阳迤邐而南不五六里
为五龙山诸峰朝拱溪流环抱近山而居者天户里之马
坪头原家庄两村列於左右雍正十一年七月九日忽大
雷雨霹雳碗礮山石崩裂中涵一泉深莫可测凝神静窥

隐隐有閣维像其水甘寒清冽有疾者饮之辄愈喧传远
迹祈取者皆不惮数十百里攜甕提壶络绎不绝是山川
之灵秀不終於湮没与抑仙佛之慈悲现化以济人与居
人既夷荆棘疏流为桥於前以通往来复谋构屋数椽以
妥神作亭桥上以憩游者因据事实书以为同志者劝

创建关侯三代祠並凤台县署碑记 许日炽

今夫仁义者天地之主宰而古今之纲维也故立人之道
曰仁与义惟仁之至义之尽者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
莫不观感兴起有动於中不知其然而然者焉余守泽之

明年春风台民曹志美秦玫徐建功等词称 关汉寿侯
功赞化育德参神圣追封三代崇祀千秋甚盛典也兹泽
郡侯庙在府署仪门内岁时瞻拜未便府治东南街有奉
裁前佟州主书院一所曾议折建凤台县署但念成功不
毁改作费繁玫等幸际休明蒙恩被化情愿乐轮工料不
动公帑建造县署留此书院改建侯庙东有隙地建三代
祠以光俎豆以肃敬仰輿情允协並無派累正在覆核间
都人士复以为此非异人任遂疏诸同人云我
皇上政教翔洽礼乐休明凡历代圣贤有系纲常民生者

祀典优渥封号加崇况侯忠肝义膽炳垂青史扶翼世道
维持人心

欽命褒封三代俾直省各屬於侯庙正殿后建三代祠春
秋祭享誠千載之旷典實万世之宏規我澤侯庙在府署
瞻礼未便今百五十一里耆老黎庶愿捐修县署留书院
建庙工不弃而事易举窃念同绅通庠豈可視道筑之謀
因告同人共勸盛事浹旬之内自數兩以至數百共捐資
四千六百有奇公买榮合府等旧址为凤台县新署易书
院为庙宇举绅耆十八人董事擇吉於二月二十八日越

五月初九日落成正值侯誕辰迎神致祭瞻拜絡绎商賈
云興鬻販坌聚居然都会夫城之东隅地洼土旷里无市
集民用頗艰自移庙於东街而僦居賃舍者鱗次栉比牽
牲具醴盈溢道塗至夜市张灯而东隅遂成乐土矣洎秋
米价稍昂民間省工惜費营造者少物料罔售匠工閑暇
董事者以为署工又不可緩也乘时复擇吉兴建物价平
而工匠奋踊跃赴功日百餘人人皆得所入以供饘粥市
餅卖飴之儿亦皆得十數文以助饗殮迨冬稔丰收而县
署已告成矣紳士方告余詳其始末以志其盛而耆老张

必华等复前请曰庙工之役百五十一里原议兴是举今
绅士起而任之不需里民分文以告成功我侪愿置香灯
资幸附而记之是役也官府无度廩之支间阎无私毫之
扰整颓工以妥神灵刈丰草而造官舍令旷间之墟为辐
辘之场寓周急之意於兴作之内仁义之所感通其益无
方一至於者是皆我侯仁之至义之尽奋乎百世之上
故百世之下观感兴起有动於不知其然而然者也余与
诸同事乐观其成亦各捐俸百馀金以充丹雘董事者解
元孔兴钧贡生吕从海监生张驩赵文正李德谦毛广业
勋刘德提调崔景汶宋三益~~烈~~国玺张璠例得並书

重修泽州~~瀹~~楼记

朱 樟

泽州自晋州为郡后凡有与於政治所当兴举者非一事
~~瀹~~楼者一郡之观瞻五城所遥瞩者也县鼓中楹为惊晨
昏司启闭之所已多历年所风雨剥蚀屋瓦飘摇为之典
守者正未可忽为弗急而不谋修葺之举考前刺史加修
历今又三十馀年渐失完固今是郡专领一邦於冀南属
望紧之地况藩屏大都介在南鄙下临襄邓上接并汾非

昔州刺史兼辖之旧新此一楼用增视听且前人已增葺之而今日当振兴之会反任毁圯则无侈前人无废后观之谓何樟尝於暇日偕一二宾僚登斯楼也千峰缭绕闾闔万家春而耨耨秋而刈穫祈寒暑雨车牛往来民物之嬉恬皇仁之沦浹也尤非可以警漏传符之所在而忽之爰鳩工计梁桷板檻之腐黑挠折者益瓦级砖之破缺者赤白漫漶之不鲜者重理新之凡以宣上恩德与民兴起以共安此早作夜思之昕夕也曩者范延赏之过萍乡听更鼓分明而知政事之理今虽末敢邀使人之善察

然所当兴举而弗可懈者将自楼始也雍正十三年六月十五日中宪大夫知泽州府事钱唐朱樟撰立石

明道程先生祠堂记

朱樟

晋城旧县去今泽州郡东三十里唐武德元年析丹川置隶泽宋治平四年明道程先生来宰是邑先生躬行心得接数千年绝而复续之圣道於遗经此万古绝续之会之一人配享孔庭祠祀寰宇非祇为一乡一邑之思企然被其泽每不忘其人此又一乡一邑之思企所不能一日翫者也按前志先生令晋城时置社会行保伍俾民联属集

义勇较艺可当一军尤加意无告而恤及行旅其政类多
安集民生使之相养相保以延於无穷时五代后民未向
学择秀异者与之讲明义理设乡校凡七十餘所行县时
亲为儿童正句读仁者之学术见之施行正大异乎俗吏
者之所为也先生曰苟存心於爱物於人必有所济尊所
闻行所知先生真不负行尺则尺行丈则丈不以一邑而
小不以天下而大放乎四海而敛乎方寸月印万川而万
川皆月道之不隔随在毕陈独立乎万表而周浹乎众有
千百世下闻其风履其地緬其教思而钦其德意莫不慨

然想见其为人而况吾泽哉而况吾泽之人亲被其风教
起而善良达乎隣境通乎大都者哉而况樟实来守是邦
为先生所曾进斯民而煦妪之覆育之涵濡而利导之之
地乎哉唐俗勤俭旧有遗风斯土为太行包孕积厚所载
宜乎气静而俗淳又得先生之泽化至今犹有餘韵焉雍
正十二年春奉

简书而来思布政教以仰副

圣天子覃敷之治入郡考先贤祠庙为国人之矜式者於
上丁展祀典而先生祠在学宫西偏湫隘巽坐上漏旁风

榱楹半朽念先生为斯民父母千万世所宜风厉而不忘者而祠祀不谨是守土责也因是与凤台邑令罗君著藻里中士大夫共谋而新之限於方隅即其处稍加开拓立门一区颜曰宋晋城令明道程先生祠内堂宇五楹为春秋奠爵之所左右小斋廊各一中设像仍前志也嗟乎先生去而乡校湮元时县令亦有相继续兴者而究不易久延第此郡人士率多淳良处山谷中不见外事欧阳公所谓安於畎亩学校者诚能入庙思敬蹶然兴起奉其遗书则先生之学之教悉在学人篋衍中出而负耒入而横经

以无忘先生旧时淳淳无一人不欲其笃行好修勉以循德礼之所为则乡校之兴废自在人心无劳过客之唏嘘是先生之志也是余守土者之责望也谒先生祠先生之神明犹在斯犹在斯亦乐而享是邦之食饮也工肇於是年之夏於其冬落成因譔明道程先生祠堂记著於石

书段烈妇申氏事

司昌齡

段际可妻申氏性质婉婉以勤俭事夫艰苦备尝亲邻颂其贤既而夫远游十餘年不归忽扶病空手至氏且喜且怜竭力供药饵废寝食者数月知病不起急遣嫁其女俄

而夫卒既殮朝夕哭奠者三对棺自缢亲邻惊视颜色如生时为乾隆辛卯正月初八日年二十八岁於是郡邑绅士共立石以纪其烈且请旌於朝而米山贾君尧臣为余述其事余观妇女之以烈著者慷慨赴死者多从容就义者少今氏之所遭初非迫於强暴将不免於耻辱也家虽贫然凭十指亦足自存活也身虽无子然未尝不可徐谋嗣续也而氏则必出於此此由其节义素明当夫病之时已默定於胸中谓生而隐忍不若死之为安而后乃果遂其志耳夫岂侈为口说勉强於一时之所能哉呜呼烈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艺文

三七

妇死矣本无求於身后之名而他人为之咏歌嗟叹惟恐其不章其亦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欤

剏建万年桥碑记

姚学甲

癸卯朱明之节余承修凤台邑乘访丹河源流自二仙掌白杨坪以下细水涓涓时伏时现逕巴公会双泉至高都遂成巨流其地为周秦汉故城北魏置高都别在郡治唐武德初移丹川於源泽水北即此地也烟井辐辏当陵高往来冲途轮蹄络绎旧有小桥久经沦没每当伏雨瀑涨洪波建瓴大惧灭顶濡轨居民於此鼎建石梁连虹跨云

顏其名曰万年問諸司事者則馬集英門世儒馬會英馬
際伯原通樞李悅恭等實分任其責云余徘徊橋下訪蒙
鰲战垒與司馬遺封南望垂棘眾言玉洞已閉東北眺景
德寺聞有宋時牒勅尚存石刻流連久之司事者請記於
余時心諾焉而未之遑也閱數月先後浼孝廉苗令琮諸
生李廷光復以為請余乃記之曰周禮合方氏掌達天下
之道路俾其津梁相湊網有陷絕子與氏亦云十一月徒
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歲一舉行蓋王政之大体然也丹河
岸高水迅堆草架木不克當其冲激而司事諸人獨以凿

石鳩工苞固渾堅經數年之久結千人之緣为一勞永逸
之計而巨工卒賴以竣隋唐风俗志稱泽民性质朴而尚
义气不其然乎金時澤人王子榮刘成之建利涉桥於河
上李庄靖俊民以诗美之且为文以记今其桥其河地皆
不著而子荣成之之名独借鹤鸣老人之集而传司事者
或亦有见於此也独以余之文不逮庄靖而司事者之殷
殷向义共襄盛举与子荣成之辈可以同此不朽且适当
邑乘脱稿之时列其事於志可以为将来勤余所以乐为
之记也故因苗李二君先后之请为书其大概如此

安贞女传

姚学瑛

贞女者安次溪之季女幼许字雷姓子未嫁而雷子遭继母变出亡於外数载无音问贞女年已及笄父母欲改字他族女泣曰从一而终女子分内事也脱雷子尚在当若何遂沮其议自是女以贤声著里閭富贵家遣媒妁议婚者踵相接父母又欲诺之女大恸曰女已许身雷氏矣生为雷氏之人死当作雷氏之鬼如有他议请先死以明志父母不敢强而女守益坚未几父母先后病歿兄嫂亦相继死遗姪九德甫九岁家无次丁女两营丧葬悉力拮据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艺文

三九

厝四柩於墓次家故贫率用十指易升合针纫无虚晷舍旁隙地嬴亩辟瓦砾种蔬瓠又艺菽端诸墓侧生计渐以裕俟孤姪稍长为娶妻生子琮未周而九德又亡复鞠其姪孙抱保携持俾至成人姪妇事女如母琮亦奉之为大母事必禀命而后行女亦宛然以大母自居若忘其为祖母也者然自少至老亦时时访雷子音耗而卒无所得年八十二岁於康熙四十二年卒临终之日以手指心盖志不忘雷子也

论曰余读前史及百家著录见女之以贞著者或立志贍

养白首不字或未嫁夫亡易服守节率以高奇之行为世俗所重而文人学士传为美谈如贞女之两世抚孤而父母一线似续赖以不绝且极之困苦艰辛而誓死不移卒以成其贞真女子之尤奇者也余故特为表之以俟采风之使

移建天井关孔子庙记

姚学瑛

太行天井关旧有

孔子庙志谓建自东汉建宁二年盖几二千年於兹矣历代以来崇祀不替至我

朝修葺数次故千古如一日近复圯坏殿宇倾颓龕像剥落余因公道此恭行展谒惕然不安思重修之而周视庙模当孔道之冲行旅南来奔驰骑馱直趋中门近庙始折而西且左临深壑右逼高崖居民处崖上者闐闐间竟可俯覲殿陛夫以万古尊礼之圣而祀宇迫於器尘即从此而实实枚枚其无乃非有恤之义也乎平时同官诸宰咸集遂与共谋迁建不数武得地於旧基之南坐落冈阜来脉绵亘四围罗城宛然龙虎沙水迴环合抱为全局结穴之处爰相其阴阳背酉僚卯以收群山众壑之胜以建万载

巩固之基足尊

至圣而昭景仰矣同官皆以为然且谓咫尺善地历千百年今始豁然呈露其亦有数存乎其间耶乃各捐俸若干数绅士闻之亦各乐施集事鳩工庀材三阅月而工竣庙前有坊旧书泮宫字於义无所取因易之颜以迴轅圣迹诸公捐俸移建者为陞任凤台令林荔署令严鸣阳城令张埰陵川令熊中砥沁水令祁英醴金绅士不及备载统刻石以誌美云

书六烈妇事

林荔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艺文

四一

王福田妻张氏年十七于归踰年生一子翁姑相继没贫不能举葬福田经商於外氏茹荼育子子复殇福田归亦病死氏典质簪珥衣物竭力营葬毕遂不食邻姬勤谕氏泣曰未亡人久当死所以不死者以三丧未葬也今大事已完可以随亡夫地下矣邻姬多方劝之或代执炊具备饮食氏拒不纳且曰吾死志已决吾死必以正断不投錨赴水以惊吓诸姆要当以全体见亡夫吾死后万不可求名请旌留此老屋薄田为吾夫立嗣俾清明节一碗饭浇墓下足矣言之痛切闻者皆为感泣而不能救遂绝粒十

日卒其先有焦氏者孝廉张应嵩继妻年二十二夫亡於客邸讬闻誓以死殉家人防之严遂拮据迎夫丧归俟葬毕三日不食死时又有朱明縗妻王氏年二十一而寡甘贫抚孤子忽殇氏恸哭曰亡夫祇此一线血脉今已无复望即饮泣不食至五日死后又有贺进安妻刘氏王廷弼妻李氏刘夫亡时年三十二号泣五昼夜死於柩侧李年二十五夫客死中州氏闻而悲惨水米不以入口越六日僵於室近复闻有张氏者牛元辂之妻年十八于归二十六而夫亡氏誓死不回戚党严备之且谕以承继夫祀遂

不死越数载夫弟生子继以为后择日葬其夫氏泣曰氏隐忍偷生迟迟六年者以吾夫无后也今有后矣死复何憾因不食延至葬夫日而歿同日合窆於墓

论曰艺文志女训类其传列女者自刘氏以下如诸葛孔明贞洁记杜元凯列女记外则女诫内训诸书系出於崇文书目尤氏书目后者殆不可殫述也盖其叙节烈綦详矣然而书不食卒者盖眇其啗土饮水或终日不食者不必书卒而不食旬日不食三日卒者或又有所裨激而为之此有以徵於慷慨杀身从容就义之难易也凤邑六烈

女殉节之先后不同而采访之详略亦各异要皆不食至数日以死似有见於从容之义均可以书卒而张烈妇死不求名之言更深合乎圣贤之道为不能及呜呼均可以风矣

王节妇传

冯杰

王氏贫家女归宋某年十九而寡生子光禄甫二龄康熙间年海饥族姓利其少艾也欲夺其志王姓诸昆困饥寒亦怂恿嫁卖为妾瓜分其财氏闻初不与辨阴负其子间道疾行三十里至州城问门卒曰州绅士谁为儒素有家庭

法吾愿佣其家以养吾子门卒为历数巨族数家富贵状氏不愿也门卒曰若不愿多得金而必求家法表著者惟苗贡士一家可耳氏闻遂踵门求见力陈其意苗因其少妇初不纳氏长跪不起号泣继以血苗余其诚为呼其族党少呵责之众皆输服遂留氏为佣氏不苟言笑力勤井皂工织紵子七岁勉使就学光禄渐亦知书识字为苗掌书记苗子孝廉大素诸生时与前守朱樟前令罗著藻为文字交光禄尝随入署守令知其母先后欲旌表之皆以去官未果而氏历年所积佣稍权子母为子光禄成婚媳

死复为继娶生孙名秀氏年七十岁子光禄亦年五十餘
孙年二十因主人家中落遂率子孙辞归岭东村耕田餬
口未二载凶旱频仍尽货其田不能卒岁复徙於城子与
媳相继疫死氏葬之既老不能佣孙又椎鲁无所知复转
徙於乡流离无定年八十餘竟穷饿以歿其孙亦就食他
方不知所终考节妇之死至今二十八年余於癸未筮仕
宁武过太行耳熟其事而不能详今复官山右摄凤台篆
适山左姚半塘先生修邑乘而王节妇得以表彰於时其
生无一日之乐而死无一脉之延者何其遇之穷目苦也
亦夥矣

鳳臺縣志

卷之十六

藝文

四四

午壁亭賦 并序

陳廷敬

山海經沁水南過陽阿縣東酈道元水經注沁水
又東南陽阿水左入焉水北出陽阿川東南流逕
午壁東沿波漱石瀨澗八丈環濤轂轉西南流入
於沁水余村居近沁水而愛午壁亭之名故取其
義以名其居曰午亭山村今茲遠游眷言吾土乃
作午壁亭賦云

緬关河以骋望蹇淹流夫远行异向平之遐尚同宗炳之
幽情渺山川以延竚披郦生之水经惟先人之旧业肇锡
我以嘉名揽古文之奇字驰逸想於汉亭沁流兮清浅午
壁兮洄瀿邻猿鹤兮北山邈文物兮西京有飞仙之税驾
无醉尉之呵行谷口兮寡劳劳之骆唱岭上兮多渺渺之
吹笙乱牧儿之归笛间樵叟之吟声秋风兮嫋嫋春草兮
青青散晨霞於极浦沦晚景於迴汀抚四时之迅晷怊怛
怳而屏营考古原之遗封兮悲赵衰之旧邑历晋侯之故
垒兮莽炎刘其相及慨兹亭之在所兮犹髣髴其未失羨

灵光之岿然兮晒秦关之角立古今何寥廓兮咫尺其如
相接倚伏其何常兮盛衰其若溢嗟予心之要渺兮倏若
离而若合纵吾思於千里兮羌不知其所出入山间兮茅
屋原上兮远邨临流钓石倚仗柴门露松际之明月出岫
中之闲云聊逍遥而容与尽烟景於朝昏虽芳岁之已远
尚桑榆之可论